刘晓飞：感觉的必然维度

**摘要：**没有视觉器官的人能否有视觉经验？《楞严经》记载的一段关于视觉的对话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在对话中，如来将盲人的感觉经验与身处暗室中的视力正常者的视觉经验做比较，认为两者没有区别，从而肯定盲人也有相同的经验。本文从概念和经验两个层面考虑了对“盲人类比”论证的挑战。在对这个论证的核心论点做出澄清后，本文指出虽然“盲人类比”能回应概念层面的质疑，它依然面临来自经验层面的有力挑战。本文随后提出了一个更易被辩护的论证——“聋人类比”，并依据这个新的类比得出一条推论：任何主观经验都必然包含所有感觉维度的相应形态的经验。最后，本文从相关佛教理论出发，对这条看似荒谬的推论做出辩护。

**关键词：**盲人类比；感觉；楞严经

01

—

盲人类比

《楞严经》中记载了佛祖与阿难之间一段关于视觉的对话。“佛告阿难：……阿难，譬如我拳，若无我手，不成我拳；若无汝眼，不成汝见。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义均不？阿难：唯然，世尊。既无我眼，不成我见，以我眼根，例如来拳，事义相类。佛告阿难：汝言相类，是义不然。何以故？如无手人，拳毕竟灭。彼无眼者，非见全无。所以者何？汝试于途询问盲人：‘汝何所见？’彼诸盲人必来答汝：‘我今眼前，唯见黑暗，更无他瞩。’以是义观，前尘自暗，见何亏损。阿难：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见？佛告阿难：诸盲无眼，唯观黑暗，与有眼人，处于暗室，二黑有别，为无有别。如是世尊。此暗中人，与彼群盲，二黑校量，曾无有异。”[1]阿难认为视觉经验与视觉器官（眼）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手的形状（拳头）与手之间的关系：手的形状取决于手的存在，而视觉经验则取决于视觉器官的存在。这两组关系都是没有了后者就不存在前者。如来则否认两组关系是相同的：没有了手，固然不存在手的形状；但没有了视觉器官，视觉经验依然可以存在。[2]对此，如来用了一个比较为之辩护：视力正常者在漆黑的暗室中所见到的和盲人的感受没有区别，既然视力正常者有一片漆黑的感觉经验，为什么不能说盲人有同样的感觉经验呢？让我们将这一比较称为“盲人类比”。[3]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视觉经验并不依赖于视觉器官”这一论断，随着科技的突破已经不再显得荒谬。最新的脑机接口技术已经可以通过直接刺激相应的大脑皮层，使没有视觉器官的人产生如亲眼见到般的感觉经验（Beauchamp & Yoshor 2020）。但是，盲人类比主张的是：没有相关感觉器官的人的自生（未经类似脑机接口技术干预而产生的）经验，也可以与有相关感觉器官的人的感觉经验相同——这才是这个论证的极端之处。  
本文将探讨这个论证是否成立。通过考虑来自概念和经验两个层面的对盲人类比的挑战，本文将对该类比论证的核心论点做出澄清，并指出虽然澄清后的“盲人类比”能够回应来自概念层面的质疑，它依然面临来自经验层面的有力挑战。相比之下，“聋人类比”能更好地回应相关挑战，因而是一个更能得到辩护的论证。本文随后指出，如果我们接受聋人类比论证，会推导出一个看起来更为极端的结论：任何主观经验都必然包含所有感觉维度的相应形态的经验。最后，本文将结合佛教的相关理论为这一看似荒谬的推论做出一些辩护。

02

—

概念反诘

      让我们首先来考虑从概念层面对盲人类比的反诘。盲人类比这个论证不成功，因为即便“没有视觉功能”和“看见黑暗”两者具有相同的外延，但这依然不能证明它们有相同的内涵，这个论证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谬误（陈晓平2021）。

      严格来说，盲人类比并非预设“没有视觉功能”和“看见黑暗”两者有相同的外延；它预设的是“没有视觉功能的感觉”和“看见黑暗的感觉”两者有相同的外延——相同的现象特征或“感质”（qualia）。当然，如上述反诘所指出的，即便两者的现象特征相同，这也无法证明“没有视觉功能的感觉”和“看见黑暗的感觉”就是相同的概念。

      但是，盲人类比这一论证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没有视觉功能的感觉”和“看见黑暗的感觉”这两个概念在内涵上等同。盲人类比试图要证明的是：感受某种视觉经验不一定需要（正常的）视觉器官——从而两者的关系与手的形状和手这一器官的关系不同。即便“没有视觉功能的感觉”和“看见黑暗的感觉”这两个概念在内涵上不同，这并不影响没有视觉器官的人可以有关于黑暗的视觉经验。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the open-question argument）。摩尔试图通过该论证证明“善”这个概念不可以被定义。假设我们将“善”定义为某种自然属性——比如，“快乐”或“欲望的满足”。但如果进一步追问“快乐（或欲望的满足）真的是善吗？”，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总是开放的（open）；与之对比，“善真的是善吗？”这个问题则是有定论的（closed）——善不可能不是它自身。由此，摩尔主张：由于该问题的开放性，“善”和用以定义它的自然属性不可能等同；而由于类似的定义总是面临开放问题，于是“善”不可被定义。但反对者指出：开放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善”的概念与用以定义它的概念（比如“快乐”）在内涵上不同；可是，两个概念在内涵上不同，不意味着两个概念所指称的性质（即外延）不同。比如，“水”和“H2O”内涵不同，并不意味着“水”所指称的性质与“H2O”所指称的性质有差异（Brink 1989，第六章；Harman 1998，第546页）。同理，即便“没有视觉功能的感觉”和“看见黑暗的感觉”在内涵上有差别，从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不意味着“没有视觉功能的感觉”所指称的性质与“看见黑暗的感觉”所指称的性质不同——两者所指称的可以是相同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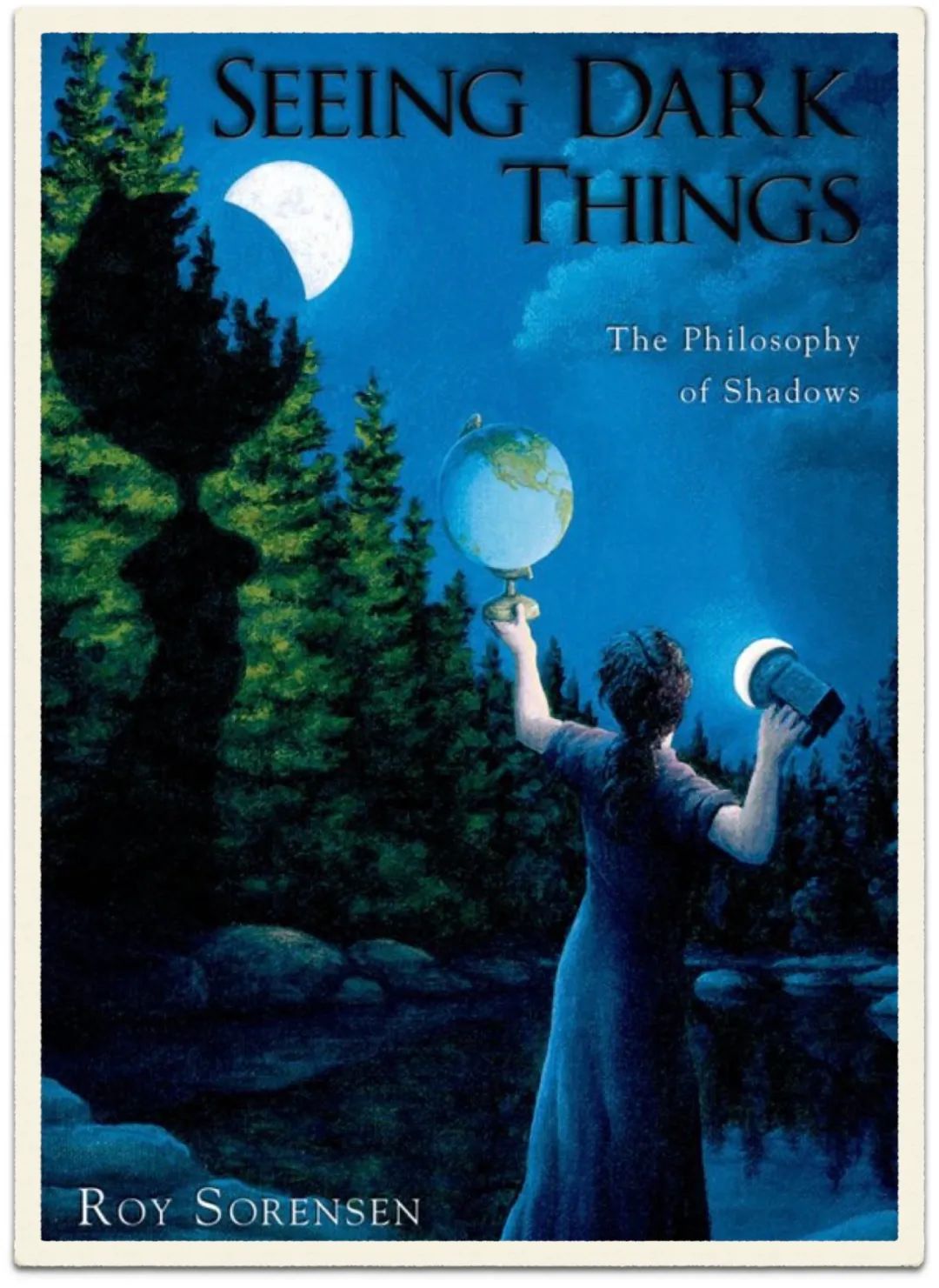
      陈晓平还提出了另一个可能的反驳：如果说盲人也有视觉经验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手的形状和手之间也可以存在类似的关系——比如，没有手也可以握“空拳”。“空拳”这一手型也不需要手的存在，正如“黑暗”这一视觉经验不需要视觉器官的存在一样。

上述反驳即便成立，也不影响盲人类比的成立。但也许该反驳使用的是归谬法：“空拳”是一个显然荒谬的东西，如果盲人类比的逻辑能够用来证明如此荒谬的结论，这说明该论证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但是，“空拳”类比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我们有理由认为，把“空拳”当作一种手型，是一个概念上自相矛盾的做法。“空拳”意味着没有手——即，不存在一个相关的实体；而形状是实体的性质，没有了相关的实体也就意味着没有了相关的形状。故而，将“空拳”当作一种手的形状有自相矛盾的嫌疑。其次，即便把“空拳”当作一种手型不构成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这个概念从定义上就蕴含了“没有手”；而“黑暗”这一视觉经验显然没有在概念上就蕴含“没有视觉器官”。因此，“空拳类比”和“盲人类比”之间依然存在如下的差异：“空拳类比”中拳型和手之间的不依赖关系存在于定义中，而“盲人类比”中视觉经验和视觉器官的不依赖关系并非存在于定义中，而是存在于具体的感官经验中。换言之，“空拳是一种不依赖于手而存在的手形”的荒谬性产生自其定义，而“黑暗是一种不依赖于视觉器官的视觉经验”的“荒谬”性并不产生自其定义。

也许有人会提出进一步的诘难：把盲人有关“黑暗”的经验当成是视觉经验，这也是一个概念上自相矛盾的做法。所谓“视觉经验”应当是由视觉器官所产生的经验，而盲人没有（正常的）视觉器官，其经验自然也不能说成是视觉经验。然而，这一诘难将“盲人类比”要挑战的核心问题理解为：没有视觉器官的主体是否可以有“视觉”经验。但这不是对“盲人类比”唯一的解读。

当如来说：“此暗中人，与彼群盲，二黑校量，曾无有异”，其强调的是两种“黑”之间没有差异。而两种“黑”之间的比较是现象上的比较。因此，盲人类比还可以有一种较弱的、但更善意的解读：盲人的感觉经验与“看见黑暗”的感觉经验在现象或感质上是相同的。“黑暗”这一感质是一种*视觉形态的*（visual-mode）质料。所谓视觉形态的感质，是指我们用以描述和把握该感质的概念是我们通常用来描述和把握视觉经验的那一类概念。即便这样的感质不是由视觉器官产生，但我们却能用、也只能用描述视觉经验的概念来描述和把握其现象特征。比如，“没有任何颜色”、“一片漆黑”、和“黑暗看起来像是什么”这些现象特征显然不能说是听觉形态的、触觉形态的、或嗅觉形态的——我们无法用描述这些形态的经验的概念来描述和把握上述现象特征。

由此，盲人的感觉经验即便在概念上不能称之为“视觉经验”，但是仍可以被当作是一种视觉形态的感觉经验。这一视觉形态的感觉经验与“看见黑暗”这一视觉经验具有相同的现象特征。在这一新解读下，盲人类比的核心论点不是“盲人的感觉经验与‘看见黑暗’是相同的视觉经验”，而是“盲人的感觉经验与‘看见黑暗’是具有相同现象特征的、视觉形态的经验”。



03

—

经验反诘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从经验证据的角度对盲人类比的反诘。在他的著作《看见黑暗之物》（*Seeing Dark Things*）中，罗伊·索伦森（Roy Sorensen）否认无视觉功能者的主观感受和“看见黑暗”的视力正常者的主观感受在现象上是相同的。索伦森引用一位盲人哲学家马丁·米利根（Martin Miligan）对自己主观感受的描述：天生失明者并不是生活在“黑暗的世界中”，他们并没有“看到黑暗”（Magee & Milligan 1995，第11页；Sorensen 2008，第245页）。同样的观点也存在于其他天生失明者对自己主观感受的描述中。[4]索伦森认为对盲人的主观感受，更合适的比方是正常人对脑后事物的视觉——它们根本不存在（Sorensen 2008，第245-246页）。换言之，“没有视觉功能的感受”与“看见黑暗的感受”的差异在于：后者只是视野被黑暗填充，而前者是视野的缺失。

对上述基于经验的反诘，盲人类比的支持者可以同样给出基于经验的回应：并非所有失明者的主观感受都是相同的，而盲人类比要成立，并不需要证明所有失明者的主观感受都等同于“看见黑暗”。我们可以区分先天失明的情况和后天失明的情况。一些后天失明者（尤其是才失去视觉不久的人）报告说自己的确“看到了黑暗”。[5]后天失明者与先天失明者一样，都没有了视觉功能；而后天失明者的主观感受和“看见黑暗”的视力正常者的主观感受在现象上相同。因此，至少部分无视觉功能者的主观感受在现象上等同于“看见黑暗”的感受。

对这一回应，一种可能的质疑是：才失去视觉不久的人所看到的“黑暗”有可能是其之前关于黑暗的记忆所引起的[6]，或者仅仅只是一种幻觉（Sorensen 2008，第256页），因而后天失明者所报告的感觉不能用来支持盲人类比。

但这种质疑会面临支持者下述的回击。首先，依据通常的经验，记忆或者幻觉虽然也能产生栩栩如生的感觉，这样的感觉并不能长时间持续。反对者的质疑必须预设后天失明者的记忆和幻觉持续的时间能大大长于普通人，从而产生长时间的栩栩如生的感觉，但这样的预设是很可疑的（Philips 2013，第340页）。更重要的是，即便刚失去视觉者的“看到黑暗”的感觉是经由其记忆或者幻觉产生，因此不能称之为“视觉经验”，但这种感觉依然是一种视觉形态的经验。这足以支持弱解读下的盲人类比的核心结论——没有正常视觉器官的人依然可以产生视觉形态的经验。[7]

不过，就算我们接受后天失明者关于其“看见黑暗”的证言，其经验依然与视力正常者看见黑暗的视觉经验有现象上的重要差异。视觉经验具有一种特殊性：它有视野。身处暗室中的视力正常者，虽然眼前一片漆黑，但仍然具有视野；而失去视觉功能的人虽然“看见黑暗”，但由于其视觉形态的经验不是通过眼睛这一视觉器官产生，似乎并不会有视野的限制（如果我们排除这种经验只是记忆的产物的话）。

视觉经验的另一个特殊性在于：视觉目标通常是注意力的聚焦之处。失明者由于失去了外界的图像刺激，其注意力很可能逐渐从视野转移到了其它维度（比如听觉）上。因此，即便失明者的主观感受中有某种类似“黑暗”的感质，由于不在注意力的聚焦下，该感受很可能就像视力正常者对脑后世界的感知一样——完全没有处在意识中。这与进入没有光线的房间中“看到黑暗”的视力正常者的感觉经验会很不一样——后者在注意力的聚焦下，而前者则不是。（这或许是先天失明者为什么会报告自己根本就没有“看到黑暗”的原因之一。）视觉经验的上述特征——即，有视野以及是注意力的焦点——给了我们将盲人的感受与“看见黑暗”的视力正常者的感受区分开的理由。[8]在这个意义上，盲人类比没有令人信服地证明两者在现象上等同，从而也未能证明“视觉形态的经验不依赖于视觉器官”这一结论。但是，这不意味着盲人类比背后的论证思路完全失败了。当我们将类比中的案例从视觉经验置换为其它维度的感官经验，这一思路或许更容易成功。

04

—

聋人类比

让我们考虑另一个论证：聋人类比。一个听力正常的人在没有任何声音的环境中，所感受到的是“无声”；这与一个完全没有听觉的聋人所感受到的，在现象上没有区别。假想你是一位身处战场的士兵，突然被身旁巨大的爆炸震晕了过去，当你重新恢复了意识，发现自己听不到任何声音。此时的你很可能会无法确定自己究竟是被爆炸震聋了，还是真的处在一个死寂的环境中（Sorensen 2008，第268页）。这个思想实验说明在一些情况下我们无法在现象上区分聋的体验和“听到无声”的体验。因此，聋人也能有和听觉器官完好的人一样的感受——“无声”。

相比视觉，听觉具有两个特征，使得聋人类比能够避免盲人类比所遇到的挑战。第一个特征是，听觉没有类似视觉中的视野的限制，因此不存在像“脑后的视域”这样的缺失“听域”。第二个特征是，相比视觉目标，听觉目标更少地处于注意力的聚焦下，存在许多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听到了的情况。比如，当我们走进一片陌生的树林，常常会被新奇的植被所吸引而迟迟没有意识到这片树林竟然寂静无声。由于日常的有关静寂的经验常常没有被意识到，相比有关黑暗的经验，反对者更难从是否被注意力聚焦这个角度，来否认聋人的感受与“听到无声”的听觉正常者的感受在现象上的相同性。[9]

聋人类比依然面临两种可能的挑战。首先，一些学者否认聋人的经验构成了一种听觉经验，因为听觉经验必须是由听觉器官产生的，而这里根本不涉及听觉器官的使用（比如，O’Shaughnessy 2000；Sorensen 2008；Šterbáková 2020）。[10]但如上一节所澄清的那样，盲人看不到任何东西的经验虽然不是视觉器官产生的经验，但仍是一种视觉形态的经验；同样的，聋人听不到任何声音的经验即便不是听觉器官产生的经验，但仍是一种听觉形态的经验——它是关于是否存在声音的经验。因此，聋人类比至少证明了：拥有某种*听觉形态*的经验并不依赖于听觉器官。

其次，有些学者甚至会否认“听到无声”是一种听觉经验。在他们看来，即便对于听觉正常的人而言，“听到无声”并非是一种听觉经验，而只是听觉经验的缺失。比如，布莱恩·欧肖内希（Brian O’Shaughnessy）主张：

“听到无声是一种被经验到的认知产物，它伴随的是经验的缺失，而这一缺失本身又表明了另一种缺失：空气中声波的缺失。听到无声本身并非一种听觉经验。”[11]

在欧肖内希看来，“听到无声”是一种认知产物——即，我们依据听觉经验的缺失做出的一种判断。“经验的缺失”（an absence of experience）显然不同于“关于缺失的经验”（an experience of absence），后者是一种经验，而前者根本就不构成经验，最多只是一种判断。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既然听觉正常人的“听到无声”都不构成经验，聋人类比也就无从谈起。

      索伦森举出了如下的例子来反驳“听到无声”只能是一种判断而不是经验：关掉收音机有时会将一个人从他的白日梦中惊醒（Sorensen 2008，第268页）。正在做白日梦的人通常不能做出任何有关收音机声音的推理，而关掉收音机能将他惊醒，说明他意识到了声音的突然消失，且这种“惊醒”明显是由外在刺激造成的。由此可以推断，“无声”是他的一种听觉经验。对欧肖内希的质疑，我们可以如此回复：即便“无声”是一种“经验的缺失”，此处的“经验”也并非指所有的经验，只是某种特定经验（比如，听到收音机的声音）的缺失。即便从概念上来说，“全部经验的缺失”不能是一种经验（否则构成了自相矛盾），“特定经验的缺失”则依然可以是一种经验。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听到无声”的确构成了一种经验，而这种经验在现象上与聋人的经验无法区分开。两者无法区分的关键在于——声音的缺失，既能由听觉器官的故障导致，也能由环境的因素导致。导致的原因不同，不能成为两种经验一定在现象上不同的理由。[12]

05

—

一个推论

       通过对聋人类比的两种反对意见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到有关听觉的如下两条原则。

*缺失亦感知原则*：听觉经验的缺失也可以是一种听觉形态的经验。*同类经验原则*：如果经验A和经验B在现象上相同，同时经验A是一种听觉形态的经验，那么经验B也一定是一种听觉形态的经验。

我认为，如果上述两条原则成立，那么我们可以推出以下的结论：任何主观经验都必然包含听觉形态的经验，即便相关经验主体没有任何听觉器官。[13]具体推理过程如下：

1. 丧失了听觉功能的人所感觉到的，包含与身处死寂中的听觉正常的人所感觉到的（即，“听起来没有声音”的感觉），相同的现象——无声。2. 丧失了听觉功能的人所感觉到的，包含与没有听觉器官的经验主体所感觉到的，相同的现象——无声。3. 所以，没有听觉器官的经验主体所感觉到的，包含与“听起来没有声音”的感觉，相同的现象——无声。4. “听起来没有声音”的感觉是一种听觉形态的经验。5. 所以，没有听觉器官的经验主体所感受到的也包含听觉形态的经验。6. 任何主观经验要么是有听觉功能的经验主体的经验、要么是没有听觉功能的经验主体的经验；任何主观经验要么包含声音、要么不包含声音——即，任何主观经验要么是（a）有听觉功能的经验主体的包含声音的经验、要么是（b）有听觉功能的经验主体不包含声音的经验、要么是（c）没有听觉功能的经验主体不包含声音的经验。7. 依照定义，（a）也是一种听觉形态的经验；依照“缺失亦感知原则”，（b）也是一种听觉形态的经验；依照前提5，（c）也包含听觉形态的经验。8. 所以，任何主观经验都必然包含听觉形态的经验。[14]

1和4在上一节已经证明（其中4即“缺失亦感知原则”的一种表述），6必然为真，3和8是依据基本的逻辑原则推导而来，5是依据“同类经验原则”从3和4推导而来，而7则是依据相关定义、原则和前提推导而来。唯一需要加以说明的是2。是否有理由认为：完全没有听觉器官的主体所感受到的，与丧失听力但具有听觉器官的人所感受到的，在现象上有根本不同？

一个可能的理由来自内格尔（Thomas Nagel）著名的“蝙蝠论证”。内格尔认为由于人类与蝙蝠生理构造上的根本不同，人类无法想象成为蝙蝠会是什么样子。即便我们能弄清蝙蝠是通过其声呐系统来感知周围世界，即便我们能掌握超声波与蝙蝠声呐的工作机理，我们最多只能形成对蝙蝠经验的“简略的概念”（schematic conception），而无法想象其经验具体是什么样子——比如，接受超声波是什么感觉（Nagel 1974，第439页）。内格尔进而将两者的经验鸿沟类比到正常人类的经验和天生聋哑者的经验之间的差异。他写道：

“然而这一问题并不仅限于完全陌生的例子，它同样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比如，一位天生聋哑人的经验的主观性质无法为我所知，反之也大抵如此”。[15]

在内格尔看来，听力正常者所感知到的与先天聋哑人所感知到的存在如此大的鸿沟，以至于即便同为人类的前者也无法想象后者的感受。如果人类之间都存在可想象性上如此之大的鸿沟，遑论不同物种之间。

      然而，内格尔所指出的鸿沟并未提供否定前提2的充分理由。可想象性上的鸿沟并不代表两种经验在现象上必然不同。比如，一个从未吸食过大麻的人可能无法想象吸食大麻的感受，但这并不意味着吸食大麻的感受与他的主观经验完全不同——他可能某次喝醉后饮用了大量咖啡，这让他产生了和吸食大麻在现象上很类似的感觉，但是他并不知道两者的相似性。当然，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即便内格尔的论证没有证伪前提2，但该论证所强调的可想像性上的鸿沟依然对任何试图正面支持前提2的理由提出有力的挑战。[16]对此，我的回复是：聋人类比所关注的“现象上的相同性”是在声音的缺失上的相同性。即便两个主体在某些感质的拥有上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比如，一个感知到的是色彩，一个感知到的是超声波），从而使得主体间在此方面存在无法跨越的想象上的鸿沟，但这不妨碍两者可以在缺失某类感质的层面上完全相同（比如，两者都没有感受到任何声音），从而使得主体间在感质缺失上不存在可想象性上的不可跨越的鸿沟。

      同理，没有触觉器官的经验主体与有触觉器官但当下没有任何触觉的经验主体，可以在“没有任何触觉”方面具有相同的现象；没有嗅觉器官的经验主体与有嗅觉器官但当下没有任何嗅觉的经验主体，可以在“没有任何嗅觉”方面具有相同的现象。触觉和嗅觉等感觉形态，看起来同样满足“同类感觉原则”。视觉由于之前所提到的注意力聚焦的问题，更难满足“同类感觉原则”。但如果存在其内容不被注意力聚焦的视觉经验，那么我们或许也可以说任何主观经验都必然包含视觉形态的经验。进而，如果存在一个所有感觉维度的列表，那么依照上述论证的推理，我们可以得出：任何主观经验都必然包含所有感觉维度的相应形态的经验。

06

—

轮回理论

       “任何主观经验都必然包含所有感觉维度的相应形态的经验”，这个结论似乎过于荒谬，以至于有人可能会用归谬法来否定聋人类比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即便接受聋人类比的有效性，有人也可能会质疑说，这样荒谬的形而上学结论除了纯思辨的意义没有任何其它的价值。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想对上述两种可能的质疑做一点回复。本文的论争是从一段佛教经文而起，我认为至少从佛教理论本身的视角来看，这个结论既非如此荒谬，也非毫无价值。

       佛教主张“轮回说”，认为生命会在“六道”（地狱道、畜生道、饿鬼道、人道、天道、阿修罗道）中轮回。中国佛教和大乘佛教中的一些流派主张轮回必须有一个轮回主体。[17]比如，通常所说的“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中的阿赖耶识就被认为起着轮回主体的作用，“蕴藏着生出世间现象的‘种子’”，故而也称“种子识”（姚卫群 2002，第65页）。轮回主体会在不同道的各种生命形态中转生，而有些生命主体（比如人）具备完备的八识，另一些生命主体（比如蝼蚁、蝙蝠）则不具备完备的八识。如果轮回主体作为一个经验主体不具备所有的感觉维度，则会出现如下疑问：不具备完备的感觉维度的经验主体何以“蕴藏着生出世间现象的种子”？如果承认“任何主观经验都必然包含所有感觉维度的相应形态的经验”，这个疑问则可以很容易地被解答。在这个意义上，聋人类比论证的结论非但不是完全荒谬[18]或毫无价值，反而是对佛教轮回理论有帮助的形而上学预设。

图片

**致谢**

赵海丞、范震亚、陆鹏杰对本文的初稿提出了宝贵的书面意见；论文写作也得益于与王晓阳、陈强和刘泽亮的口头讨论；论文受邀在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进行报告，得到了与会者（尤其是尤洋、梅剑华、陈敬坤和陈常燊）的批评和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此外，尤其要感谢《哲学评鉴》两位匿名审稿人给出的详尽、细致和富有洞见的批评和建议，让本文获益匪浅。

**注释**

[1]见http://www.fodizi.net/fojing/bore/33.html

[2]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手与手型、视觉器官与视觉经验之间的关系似乎是关乎形而上学上常说的“随附性”（supervenience）关系，但如来与阿难之间的争论严格来说并非是关于视觉器官与视觉经验之间是否存在随附性关系的争论。依照随附性，如果视觉经验随附于视觉器官，这意味着：（A）没有视觉器官的改变就不会有视觉经验的改变（但反过来不成立）。而如来想要证明的是：（B）并不是没有视觉器官就不会有视觉经验。严格来说，B并不等于～A。

[3]这里的“类比”不是说该论证属于推理意义上类比论证（如来认为两种经验在现象上是相同的），而仅仅只是使用“类比”一词在汉语中最基本的意思：“（同类）相比、比较”。

[4]见https://slate.com/human-interest/2013/12/what-does-it-feel-like-to-be-blind.html

[5]同上。

[6]感谢王晓阳在一次非正式的讨论中提出这一质疑。

[7]支持者还可能有这样一种回应：由于先天失明者从未有过视觉经验（包括对于“黑暗”的视觉经验），他们可能缺乏用相关概念准确描述其感受的能力。相比之下，后天失明者由于已经具有了类似的视觉经验，他们的报告更加可信。当然，这样回应只是指出了一种可能性，也许“黑暗”是一个仅仅通过概念描述就能把握其现象的特例，从而不需要亲眼目睹。

[8]我认为注意力是否聚焦构成了经验在现象上的差异。当你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的正中，你可能看到了屏幕边缘出现的事物，但该事物不在你注意力的聚焦下。与之对比：你注视着同一画面，但这次你注意力聚焦到了屏幕边缘出现的事物上。在现象上，我觉得有理由认为上述两个经验是不同的。但也许有的理论家会主张两者在感质上是相同的——比如，它们都由同样的形状、色彩和位置关系构成。如果这一反对成立，这或许说明感质不完全等同于现象特征（比如，感质不涉及注意力是否聚焦）。盲人类比强调的是盲人的感受与“看见黑暗”的视力正常者的感受在现象上的相同。感谢《哲学评鉴》的一位匿名审稿人提出这一对感质相同性的疑问。

[9]当然，这不是说不存在没有被注意力聚焦的视觉目标。比如，高速路上我们常常看到了窗外掠过的风景，但由于专注于驾驶或者聊天，从而没有意识所看到的风景。这里要强调的是：相比于视觉经验，听觉目标通常更少被注意力所聚焦，因而更类似聋人的经验。“聋人类比”要成功，不需要证明所有的听觉正常者“听到无声”的感受都在现象上等同于聋人的感受，而只需要证明有些“听到无声”的感受（当听觉主体的注意力不在听觉目标上时）在现象上等同于后者。

[10]菲利普斯（Philips 2013，第3节）认为索伦森关于“听到无声”是一种听觉经验，且聋人的经验与“听到无声”在现象上无法区分的立场，暗含了将聋人的经验当成一种对无声的幻听的结论。但索伦森本人不愿接受这样一种对聋人经验的理解。

[11]“[H]earing silence is the experienced cognitive accompaniment of an absence of experience signifying a further absence: it is the accompaniment of a lack of hearing-experience that signifies an absence of shock waves in a medium. And it is itself no form of hearing.” 参见O’Shaughnessy (2000)，第334页。

[12]当然，这不意味着聋人的经验和“听到无声”的听觉正常者的经验不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差别。比如，在经验过各种嘈杂后突然万籁寂静，听觉正常者会有“世界终于清静了”的感受，这是一个先天耳聋者所不会有的。这里所说的两者在现象上的相同，是仅就“无声”这一现象，两条经验之间的相同。感谢赵海丞和梅剑华指出这一点。

[13]如果我们将这个论证与“泛心论”（panpsychism）结合起来，将会得到更极端的结论。至少某些版本的“泛心论”（比如，panexperientialism，参见Goff et al. 2020，第2.1节）主张一切事物皆有主观经验，而如果任何主观经验都必然包含听觉形态的经验，那么接受这些版本的“泛心论”就意味着接受任何事物（比如，一块石头）都有听觉形态的经验。

同时，这个论证似乎也对“泛心论”争论中的“构成主义”构成挑战。虽然泛心论者都认为经验事实（或心灵事实）是世界的基本事实，但对于经验事实是否可以拆分成更基本的构成元素，泛心论者中存在两派观点。“构成主义”（constitutive panpsychism）认为人类和动物的经验是由更为基本的经验元素构成；而“非构成主义”（non-constitutive panpsychism）则认为人类和动物的经验就是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如果上述论证成立（即，任何主观经验都必然包含听觉形态的经验），那么这会成为对“构成主义”的挑战，因为任何经验都必然包含听觉形态的经验，从而不可能存在不包含听觉形态的、独立的“更基本的经验元素”。同样的论证可以应用于触觉、嗅觉等其它感觉维度，从而所有的经验都必须包含完满的各种形态。

[14]这里的“必然”不是说“在任何可能世界中，任一主观经验都包含听觉形态的经验”。聋人类比（以及盲人类比）所说的现象上的相同，是基于实际经验的相同——也就是说，推论的前提1描述的是一个经验性事实。（但是，我依然认为前提2 描述的是一个概念性事实，理由参见随后我对内格尔可能批评的回复。）因此严格来说，只有在那些听觉正常者“听到无声”的经验，实际在现象上等同于聋人的感觉的可能世界中（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可能世界），这一结论才成立。当然，我认为很难想象聋人的“无声”和听觉正常者的“无声”在现象上不同的可能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倾向于相信前提1是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为真。感谢《哲学评鉴》的一位匿名审稿人以及梅剑华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质疑。

[15]“The problem is not confined to exotic cases, however, for it exists between one person and another. The subjective character of the experience of a person deaf and blind from birth is not accessible to me, for example, nor presumably is mine to him.” 参见Nagel (1974)，第440页。

[16]感谢《哲学评鉴》的一位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

[17]对于这个轮回主体是否是“我”，在大乘佛教内部的各流派间也存在争议。通常认为早期佛教主张无我论。中国佛教大多承认有一个永生不灭的灵魂作为“我”的载体。参见姚卫群（2002）。

[18]当然，对认为佛教的轮回主张本身就是“荒谬”的人而言，他们依然有理由认为“任何主观经验都必然包含所有感觉维度的相应形态的经验”这一说法是荒谬的。

**参考文献**

1. Beauchamp, Michael S., and Daniel Yoshor (2020). “Stimulating the brain to restore vision.” *Science*, 370 (6521):1168-1169. DOI: 10.1126/science.abf3684.
2. Brink, David (1989). *Moral Real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 陈晓平. (2021). 关于佛教一段经文和佛教整体性质的讨论. 新浪博客 (2021年3月6日)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5f5da8790102z652.html?type=-1
4. Harman, Gilbert (1998). “The Nature of Morality,” in *Ethics: History,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Issues*, Steven M. Cahn and Peter Markie (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Goff, Philip, William Seager, and Sean Allen-Hermanson (2020). “Panpsychism,”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ward N. Zalta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20/entries/panpsychism/.
6. Magee, Bryan, and Martin Milligan (1995). *On Blindnes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Nagel, Thomas (1974). “What Is It Like to Be a Bat?” *Philosophical Review*, 83: 435–456.
8. O’Shaughnessy, Brian (2000). *Consciousness and th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Philips, Ian (2013). “Hearing and Hallucinating Silence,” in *Hallucination: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Fiona Macpherson and Dimitris Platchias (ed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0. Sorensen, Roy (2008). *Seeing Dark Things: The Philosophy of Shadow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 Šterbáková, Daniela (2020). “Can We Hear Silence?” *Philosophia* 48: 33–53.
12. 姚卫群. (2002). 佛教的‘轮回’观念.《宗教学研究》(3), 59-67,141.